



2

Z
H
A
N
G
W
E
I
W
E
N
J
I

张 炜
文 集

长 中 篇 小 说 卷 二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张炜文集

长中篇小说卷二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张 炜 文 集 (2)

长中篇小说卷二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.375 插页 2 字数 460,000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,000 册

ISBN7-5321-1561-5/I·1246 定价：27.00 元

第二卷 目 录

长篇小说

九月寓言·····	3
-----------	---

中篇小说

蘑菇七种·····	379
你好！本林同志·····	497
远行之嘱·····	593

附录

难忘的诗意和真实·····	626
心灵与物质的对话·····	646
我的忧虑和感奋·····	658

长篇小说

九月寓言

目 录

第一章 夜色茫茫

第二章 黑煎饼

第三章 少白头

第四章 忆苦

第五章 心智

第六章 首领之家

第七章 恋村

融入野地(代后记)

附 录 关于《九月寓言》答记者问

老年人的叙说，
既细腻又动听……

第一章 夜色茫茫

—

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？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，风一吹，落地日头一烤，像燃起腾腾地火。满泊野物吱吱叫唤，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。兔子、草獾、刺猬、鼯鼠……刷刷跑来奔去。她站在蓬蓬乱草间，满眼暮色。一地葎草织成了网，遮去了路，草梗上全是针芒；沼泽蕨和两栖蓼把她引向水洼，酸枣棵上的倒刺紧紧抓住衣襟不放。没爹没娘的孩儿啊，我往哪里走？

他上前挽住这个白胖得像水生植物似的姑娘，她却一下甩开了他。他恳求一声：“肥……”

肥一直往前，走进了没膝深的蒿丛。他望着她的背影，两手颤抖，刚要呼喊什么，又掩住了嘴巴——天哪，这是哪里？眼前是一条荒芜的小路——十多年前工区通向小村的惟一小路！小路尽头的村庄呢？

一切都消逝殆尽，只有燃烧的荒草……

他久久未能合拢嘴巴。接着他发现了草藤之间倒塌的墙壁、破碎的砖石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真的走向了当年那个缠绵的村庄……脚下有什么在响，原来到处是长长的、深不可测的地裂，不断有小土块掉进去。他还来不及去想这是怎么回事，马上浮到脑海的是肥可能遇到的危险。他跑起来。后来他发现肥安坐在一个废弃的碾盘上。一层冷汗从头上渗出，他双手抱住脑门蹲下了。

碾盘四周茂长出茅草，这形貌很容易使他想起秃脑的父亲——一位煤矿工程师。他常常担心那个亲爱的人遗传给一个秃脑……事至今日，儿子也许要感激父亲：是他给予了这么好的机缘。当年的秃脑工程师因为艳事太多，带上全家逃到荒凉的小平原上来开拓新生活。于是这儿发现了一处煤田，他的儿子则发现了一个叫做“肥”的姑娘。

肥就住在离工区不远的那个小村里。当时的工区子弟寂寥无比，一天到晚往小村里跑。那里的姑娘不太多，况且正与本村小伙子热恋，所以来自工区的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无所作为。秃脑工程师空有满腹经纶，一天到晚借酒浇愁。妻子是一个四川人，娇小孱弱，随处都迁让着丈夫。她在儿子刚刚懂事时就告诉他：“你爸呀是个风流才子。”儿子多少有些恨父亲，他知道一个行为不端的人将给下一代增添无限烦恼。与父亲不同的是，他顽强而执拗，很早就懂得了钟情。那些日子里他寻找着肥，往小村里奔跑，远远看见袅袅上升的炊烟、矮小的屋顶，就清晰地看到了一辈子的希望。

父亲长了发红的胡子，还有极其古怪的脸色：总像擦了粉似的，有一层白霜。他不止一次表示了对这层白霜的厌恶，

弄到后来连忍气吞声的母亲也要用巴掌揍他了。她说：“你知道个什么！你爸还就是这点儿好……”由于新煤田特殊的地质构造，煤的开采将使这一片平原蒙受巨大损失。地下响起隆隆炮声，接着矸石和煤块涌到地面上来。父亲有时也到地底下去。他觉得父亲在率先开路，频频拨动两只前爪，所经之处地面总要凹下一块。这就是平原上出现一片又一片洼地的缘故——整齐的麦畦和秀丽的瓜田沉陷下去，芦苇蒲草遍地滋蔓。

一群鼯鼠从他身旁游过。破碎的瓦片被弄得沙沙响，接着又是咔嚓一声。他疑心有什么随着一只鼯鼠掉进了地裂里。满地裂隙直通地底，连接着纵横交错的地下巷道，也连接着父亲那颗阴暗的心。一群鼯鼠又转回来，在暗影里摸索，咬折了身旁的草秆，发出啪啪的声响。父亲的人究竟用了多长时间才掏空了一座村庄的基底呢？他宁可相信那是一个缓慢的、坚韧不拔的过程。一个老男人的耐性和勇气令人钦佩，不过他因此而仇恨这个人了。他们捣毁了一座村庄，而这座村庄是他爱的摇篮。此刻，他望着在茫茫夜色中摇动的枯草、一片断墙瓦砾，明白他心爱的肥再也找不到家了。

那个缠绵的村庄啊，如今何在？

肥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瞧这儿一眨眼变没了一座村庄。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沉寂和悲凉。我那不为人知的事啊，我那浸透了汗液的衬衫啊，我那个夜夜降临的梦啊，都被九月的晚风吹跑了。在这冰凉的秋夜里，万千野物一齐歌唱，连茅草也发出了和声。大碾盘在阵阵歌声中开始了悠悠转动，宛若一张黑色唱片。她是磁针，探寻着密纹间的坎坷。

她听到了一部完整的乡村音乐：劳作、喘息、责骂、嬉笑和哭泣，最后是雷鸣电闪、地底的轰响、房屋倒塌、人群奔跑……所有的声息被如数拾起，再也不会遗落田野。有什么东西跑到她的脚背上，拍打她的脚趾。鼯鼠们前来探望了。她禁不住伸手去抚摸它们的脊背。一种丝绒样的润滑。它们是一座村庄的小精灵、真正的土著——大约此刻是它们推动了碾盘旋转吧？

大碾盘太沉重了，它终究留在九月的荒芜里。它是个永存的标记、长久的依恋。那时，只要吃饭就得寻它，所有的瓜干、杂粮都靠它碾碎，好做糊糊喝。全村的体面孩子都要在正午的日光下蹲到碾盘上撒尿，让母亲看着它濡湿青石。如果是粪便，就要给碾东西的人带来麻烦。肥不止一次看到“红小兵”骂着揩净碾盘，把口袋里的地瓜干倒上去，呼呼推动碾砣。他环绕碾盘健步如飞，完全不像个老人。他这外号是村头赖牙赐予的。人们每逢看到红小兵走上街头，就要想到赖牙，想他怎样把这么好的一个外号给了一位老人。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，他们说赖牙哪有这样的想象力？应归功于背后的人，即他老婆大脚肥肩——那个女人哪，哼哼，全村的人都闭嘴巴。

肥记得红小兵六十岁时，他女儿赶鸮正好十九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肥都没有遇到比赶鸮更美的姑娘；正是这个小脸微黑、浑身喷吐热力的同伴，让她在夜色里迷失。肥至今也不知当年该背弃她还是亲近她，只知她和自己往昔的故事编织在一起，手扯手把自己领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领进了一个命里。赶鸮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，一双杲动不停的圆腿；辫子粗粗，长可及臀……那时整个村庄都为外村人瞧不起，因

为这些人都是从南山或更远的地方迁来的。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，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，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。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：鲢鲛^①。只要“鲢鲛”走出小村，就有人用指头弹击他们的脑壳，还以掌代刀，在后脖那儿狠狠一砍。连最年老的人也得不到尊重，人家甚至嘲笑他们走路的姿势。而赶鸚的美丽超凡脱俗，当地人也不得不折服。但他们又认为任何奇迹总是一个例外，赶鸚与小村人不能同日而语。老年人见了赶鸚挎着篮子走出来，就张大缺少牙齿的嘴巴喘一口：“这个姑娘！”年轻人的眼睛只盯住她背上的辫子，很久才吐一声：“哎呀！”他们议论着，最后都问一句：谁能得她？由于女儿的缘故，红小兵差不多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。他在街上快手快脚地走，很快就踏上小路走向村外。他是当时惟一个能经常走到外村的人。

肥没法忘掉赶鸚，正像没法忘掉自己是个“鲢鲛”、没法忘掉那些夜晚一样。那一夜一夜的游荡啊，究竟从哪一天开始？如果没有赶鸚，如果没有冬天里的一场病……那个冬天肥病得好重，母亲把屋檐下的草药取下来煎水给她喝。喝了三天没见好，只得求红小兵出村请来赤脚医生。医生手腕上戴了一块指针不动的表，一副只剩下框子的眼镜。他看了看肥，让她坐下，号号脉，说：“脱。”肥脱去了棉衣，只穿着厚棉裤子和土布小内衣。他把听诊器插到衣衫下边，按在隆起的乳房上，说：“糟。”肥的心怦怦乱跳，身子在寒气中抖个不停。医生采取了按摩的方法，到处按摩。这种按摩直进行到午夜，肥的周

① 一种剧毒海鱼。

身火烧火燎，恨不能将年轻而老辣的医生撞死。医生指法越来越细腻，到后来又要打针。肥眼瞅着他把一根锈迹斑斑的长针套在一个擀面杖大小的玻璃管上，吓得喊叫了一声。医生正一正镜框看看她，说：“这也喊？”一边说一边将她的内裤脱下一截。肥忍受着，牙齿不停磕碰。医生手持长针，并不动作，仿佛存心冻她一会儿。他弯腰端量下针的位置，自语说：“我要把你介绍出去——找婆家。”肥一抖：“俺不去，俺妈让俺嫁当村。”医生拍了她一下：“鲢鲢！”随着那一下拍打，酒精溶液哗哗流下，一支长针猛地插上去。肥嘶叫了一声，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去。针头在身上颤动，她怀着无限愤怒拔掉了它，掷到了黑夜的泥土上。

是的，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，她进入了奇妙的游荡。午夜星空明亮，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。严寒没有使她畏缩，反而令她大口地吸气。在从门口到街西碾盘那么短短一段路上，她竟觉得病全好了。万籁俱静，清风拂面。干草叶儿在光秃秃的街面上滑动。一个大刺猬急急走来，她用脚一碰，它就球了。一切烦恼都忘记了。走到碾盘跟前，一只花猫从石砣上弹起来。坐在上面，四周黑暗里都是活动的东西，小虫跑，小鸟扑棱，还有什么在呼呼喘气。这个活着的夜晚，只有人才是睡着的。她不害怕，在她眼里，那个医生才是最可怕的东西。妈妈一个人蜷曲在西间屋里睡着，花白的头发搭在油黑的枕头上，像扑散的杨树花儿。她想看看女儿怎样被年轻的医生治好，就一直伏在门框上。医生转过脸来喝斥道：“多么分散精力！”妈妈的头像小孩子那样一缩，弓着背走开了。她还睡着，她的女儿跑到黑夜中去了。肥抿抿嘴角，唇上又涩又咸。她感到费解的是，为什么瘦弱的妈妈会生下一个胖娃娃？人

家都叫她“肥”。父亲胖吗？她不记得了，只听妈妈说那是个倔强的好人，前些年饿死了，精瘦精瘦。她的胖令她百思不解。后来她想起了一句歌词：“阳光雨露，使我们茁壮成长……”阳光在白天，火辣辣的太阳啊，揭去了人们一层皮。雨露在夜间，走上黑漆漆的小路，露水就打湿了裤脚。其实一切营养都来自食物：瓜干很甜，含丰富淀粉。啊，多白的淀粉，如同我的肌肤。有什么顺着肥的脚背爬上来，肥把脚用力一甩，那东西飞到了远处。等她把脚收回来，却被什么揪住了。

肥那个夜晚被人拉下来，直拉到碾盘下面的空隙里。她没有反抗，因为她听出那人是个姑娘。——令人吃惊的是，这时候还有人出来玩。她安静下来，认出是赶鸮。她说：“真能闹！”赶鸮说：“没想到是你。你晚上也出来啊？”肥一听就明白赶鸮夜间总是出来玩。她差一点喊出声来。赶鸮让她紧紧贴到自己身上。一颗火烫的心撞击着肥，她热得不能自持。赶鸮拉着她钻出碾盘，告诉她，村里一伙年轻人差不多每夜都跑出来玩。“怎么玩呢？”“胡乱玩呗。”她说着一下张望，“不知他们这会儿躲到哪去了。走，我领你找他们去——也许他们在哪儿睡着了哩。”赶鸮拉着肥的手，走过村子南边的小沙岗子，又走进小榆树林子。最后赶鸮说：“在大草垛子里！”她估计得不错。她们扒了几下，一些麦草滑落了，露出一个黑深的洞口。两人钻进去，七拐八弯，才听到很多人在笑。赶鸮说：“多热闹，俺！”

谁知道夜幕后边藏下了这么多欢乐？一伙儿男男女女夜夜跑上街头，窜到野地里。他们打架、在土末里滚动，钻到庄稼深处唱歌，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。这样闹到午夜，有时干

脆迎着鸡鸣回家。夜晚是年轻人自己的，黑影里滋生多少趣事；如果要惩罚谁，最严厉的莫过于拒绝他人伙——让他一个人抽拉……咚咚奔跑的脚步把滴水成冰的天气磨得滚烫，黑漆漆的夜色里掺了蜜糖。跑啊跑啊，庄稼娃儿舍得下金银财宝，舍不下这一个个长夜里。白天来了，做起活儿满是力气；那些夜晚只知闷头酣睡的人就少不了躁得打架：人们常常看到两个男人没有多少缘由就干起来，像两头公羊，死命地撞，一会儿就流出血来。本来就破的衣服撕成了条条，露出了黑棱棱的筋肉。他们的手像钢勾一样，抓住对方的肩肉一扭，肩就破了。大家不怎么劝阻，只是蹲下来观战。老人们咂着烟杆，长叹一声：“吃下那么多地瓜，烧胃哩。”年轻人的事情早晚也瞒不过老人，他们听着深夜街巷的脚步声就议论起来，都说：“瓜干烧胃哩……”

小村人每年吃掉的瓜干如果堆起来会像一座小山。焦干的地瓜干点燃了，肯定是一座灼人的火山。这么多东西吞进肠胃，热力顺着脉管奔流，又从毛孔里涌出。有时他们还吃一些玉米什么的，化成了劲儿就到田里做活。扬起的镢头把空气击打出声音，刨到冻土上火花四溅，土中的小石子立刻劈为两半。年轻人抖掉棉衣，身上的热气透过单薄的衣衫冒出来。他们不怕寒冷，大笑大叫着干活，有时还跳起来。劳动空隙中他们就在泥土上追逐，翻斤斗，故意粗野地骂人。如果吵翻了，就扎扎实实打一架，尽情地撕扯。田野上到处是呼喊的声音，远处往往有一个更粗鲁更狂躁的嗓子。如果是秋天，青纱帐生得严密，那么总有人在另一边点上熊熊大火，把青青的玉米和豆棵投进火里。他们吃得肚子胀胀，激动拥抱，用沾满炭灰的嘴巴把对方的脸颊弄脏。秋野上升起一层蓝蓝的烟雾，

这是名副其实的炊烟。收工时，大家头顶星星踏上归途，木架子牛车上堆着青绿的庄稼棵，还伏着一些年轻人。开始的时候都懒洋洋的，后来被晚风一吹，两眼又生出光来。他们一纵跳上车沿站立着，放开喉咙呼叫。小村里的狗急急应答，不一会儿，先是一些孩子、接上是一群狗跑出来迎接……

难忘的九月啊，让人流泪流汗的九月啊，我的亲如爹娘的九月啊。肥一闭眼就能嗅到秋野的气息。那些伴着瓜蔓茂长的心事，沉甸甸地盖在泥土上。秋天里谁高兴得一声连一声说起了数来宝？谁发出了一阵又一阵哀号？肥至今记得那匹小红马，记得矮壮憨人遭到不幸的那个下午……那时大家正在歇息，一匹小红马不知怎么跑到田里来——它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又吃奶又吃豆棵，肥肥胖胖，毛色油亮。不少目光投注在它身上，看它在阳光下炫耀。它像个雄性儿郎，健壮漂亮得简直不像鲢鲢小村的产物。那会儿憨人痴迷地望着小马，有人按按他的脑门：“你敢跟小马去摔一跤？你不敢！”有哮喘病的憨人一翻白眼，应声站起，一边甩衣服一边往前走。一个人捂着嘴嚷：“快看咪……”喊声未停，憨人已经抱住了小马的脖子。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到那儿：一匹鲜红的马上缚了个黑乎乎的小伙子。小伙子死命地扭小马的脖子，努力要将它扳倒。一伙年轻人哎咳哎咳大叫，给憨人加油。只有肥咬着嘴唇，她担心憨人被红色的长腿踢中。小红马一动不动，憨人扭着，骂着：“你妈的，我要你倒咪！你妈的！”小红马看看四周，看看这个年轻人，喷了一下鼻子。它终于明白了这个有些矮小的青年要干什么，水汪汪的大眼一闪一闪。它又去看一边的几个老人，老人们只顾吸烟，鼻子里发出哼哼声。它的红鬃抖了抖，双耳一颤，用嘴巴碰了碰年轻人头顶。它闻到了一股

腥臭味，那是憨人的脏发散出来的。这头发一年也没洗一次，里面有不少土末肥渣，夏天还有一个虫子死在其中。小红马不堪忍受，将头侧向一边。憨人继续踢它的后腿，一阵吭吭声，脸色发紫。他闷足了一股劲，狠命一扭，那条补丁裤子一下裂开了。有人大笑。憨人痛恨交加，泪水在眼眶中滚动。小红马再也不甘受缚，后腿抬起，长嘶一声驰向原野——就在它脱身的一刻，锋利的后蹄甲从憨人鼻孔那儿一闪，憨人的右鼻孔立刻被撕为两半。他啊啊大叫，掩面倒地，鲜血从指缝间一滴滴流出。

从此憨人的鼻子就豁了。

这也要怪那个赤脚医生。出事的当天红小兵将他请来，可他一入小村就斜着眼看人，桀骜不驯。他对此医疗之行极为缺乏热情，只是见到病人才大吃一惊：憨人本来就相貌平平，这会儿鼻子肿得像一杆老式烟斗。憨人从受伤的那一刻就准备忍受巨大痛苦，安安静静看着医生从包里摸出一个弯针、一截线。憨人看看针，觉得小巧可爱；但一转脸看到了粗长的线绳，立刻慌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可以用来缝鼻子。这分明是缝靴子用的。憨人往后挪了两步，医生往前逼近两步。憨人一直背着的手终于触到了门框，就不顾一切夺门而去。医生摘下空空的镜框，汗水顺着双颊流下。后来他对别人讲，这是从他身边跑开的第二个病人。

憨人的伤口久久没有愈合。夜晚，他捂着鼻伤出来玩，跟不安分的年轻伙伴们混在一块儿，沿着院墙飞跑。人多了挤在一堆时，就有人提醒说：“别碰了憨人鼻子。”憨人后来只是个旁观者，一夜又一夜一声不吭，让肥无限同情。她甚至去揽